

刘金贤老师上学走了以后,教我们英语的是任老师。任老师名叫任天明,老家是商县人,他一直生活在狮子口,他的父亲在镇安是个人物,在狮子口的红庙乡当过书记。

刘金贤教我们英语时,我就学得不好。不是他教得不好,是我性格内向,不敢大声读英语。任天明教我们英语后,我更不好好学。这里面有一个原因:我讨厌任天明,我恨任天明。我个人与任天明本人没有任何过节,我的父亲还和他是中学同学。那我为何恨他呢?因为在我的心里,他的父亲是我爷爷的仇人。

我爷爷是个中医先生,11岁开始学中医,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,二十多岁的爷爷开始四方行医。下武汉、上西安、到安康、去商洛……爷爷去了不少地方,也积累了一些财富,他在狮子口开了一个中药铺子。爷爷有钱了就置房地地,听说五几年年的时候,爷爷置了近 200 亩土地,也不是什么好地,都是些二三类的坡地,还置了一院十几间房子。土改的时候,这些土地成了爷爷的罪证,虽然很多人都说爷爷救了多少人命,土地和房产都是自己挣的,但执行政策的人差一点把爷爷拉去枪毙了。

那时,爷爷跟我讲,抄家后,家里只剩下一口有洞的锅和两个豁豁碗,吃饭的时候,没有筷子,弄两个树枝当筷子,这就是我为何反感任天明的原因。他的课我不上,他的试我不考。当然最后挨批评的肯定是我,越是挨批评,我越恨任天明。

初中一年级的的时候,我的英语成绩是全班最好的,任天明带英语后,我的英语成绩一落千丈,总是徘徊在及格不及格的边缘。任老师也偏偏盯上了我,只要他上课,非要我回答问题。结果自然是我回答不上来,回答不出问题,我就陪站,他讲课,我也站在讲台边上。某一天仍然是这样,下课的时候,任老师突然对我说:“方英安,你恨我,这是当然的,我看不起你,这也是肯定的。你想想,你的父亲因为你爷爷的影响,没能考上学,没有好工作,我是老师比他强。我看你这辈子完了,连高中也不一定能考得上,说句大实话,我就是看不起你,就是整你,你也没翻身的机会啊。”

他说完这些话,理都不理我,背着手走了。

所有的同学都怔在那儿,一动不动。往日里,下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蜂拥而出,今天却没有一个人往外挤,都站在那儿看着我。我也站在那儿一动不动,说是伤心吧,眼睛里却没有一点泪水;是委屈吗?可人家任老师说的都是事实;是丢人吗?的确有点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,反正心里挺复杂感觉,复杂到大脑一片空白,也不知在想什么,就立在那儿,勾着头,不吭一声,也不看大家。其实,我知道任老师已经走了,但我就是不知怎么办才好,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

走吧,阮茵扯了扯我的衣角,轻声说。

大家不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,我着了魔似的,跟着阮茵晃晃荡荡地走下了讲台。刚走到座位上,学校那块破铃铛“当当当”地响了,第二节课开始了。

这是节数学课,我是比较喜欢数学的,但这堂课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,大脑里全是任天明的影子。任天明在我的大脑里一时变成了面目可憎的魔鬼,一时又是要吃我的怪兽。我就是在这种煎熬中下定了决心,一定要好好学,让姓任的看看,不,一定要活出人样,将来好出息。

当我“吁”的一声长出了一口气时,这堂课也完了。我知道自己浪费了 45 分钟,但心里挺坦然的,觉得值,上一堂课心中淤积的大疙瘩没有了,一下子也觉得心情畅快了。中午吃饭的时候,我竟然比平时多吃了一碗。饭是黄桂英做的,她才来我家不久,才给我和爷爷做了几天的饭。几天来,饭不是多就是少。经过几天的磨难,总算掌握分寸了呢,可今天我吃



方晓蕾

了两碗后,竟然还想吃,也许是被任天明气的,我拿着空碗揭开了锅盖,见锅是空的,望了她一眼。

她看着我,怯怯地问:我给你下呢?

我把碗一放,沉着脸说:不吃了。

爷爷看我饭不够,说:小安,等会儿过河去你妈那儿拿两个馍吃。

爷,不要了,我闷着声回话,可人已经下了房前的石阶梯,走到大路上了。今天我要早点去,自己要给自己定一个学习计划,首先是把英语赶上去,让任某人再无话可说了。

我刚走到秧田外的大路,一想不对,我还要给阮茵带饭呢,她嫌路远,中午没有回来,让我给她把饭带到学校里去。我只好又转身上了石阶梯,从我家院子的葡萄架下钻到阮茵的院子,给她取饭。

阮婆已经把饭装好了,一个碗装饭,是红苕米饭,一个碗是菜,酸辣洋芋片,香喷喷的。

阮婆,你不用啥盖着?我说。

几步路,盖啥子盖?你就用两个手举着拿过去就行了。

我不好说啥,就说:行,举着。我接过一大一小两个碗,一手举一个,一溜烟地跑到大路上去了。

你慢点,别弄洒了。我走了多远了,还听见阮婆在后面喊。听她这样说,我一想也是的,看看手中的两个碗,心里有了注意,我把装菜的小碗倒扣在大碗的米饭上。嘿,真是一举两得,饭既有盖了的,又不怕洒了。

教室没有几个人,中午吃完饭,同学们要么在宿舍里,要么跑到街道上闲逛去了。阮茵正眼巴巴地等着饭。我一进教室,她说:我以为你死到哪儿玩去了呢,把我都饿瘪了。

谁让你懒?快吃饭,别把你饿飞了。为了给你带饭,我自己都没吃饱。我嘻嘻哈哈地说。

阮茵接过碗,轻轻地把面上倒扣的小碗拿起,放下,用筷子从碗沿把米饭拨了一些到小碗里。小碗其实不小,只是比装米饭的老碗略小,开始还空空的,现在经过阮茵这么一折腾,竟然满满地,冒尖了。她也不看我,坐在座位上,开始了细嚼慢咽。

见我站在她身边,她抬起头,看了我一眼,说:没见过吃饭的啊。

我不理她,还是笑昧昧地看着她。

把那半碗吃了。你不是为了给我带饭没吃饱吗?

那是说笑话的。

说笑话的也吃,我吃不完。

我不说话了,拿起老碗准备吃。

这天下午没有主课,有一堂体育课,刚好让我消化消化。中午吃得得太多了。一直到下午放学,我都不饿,阮茵说她也没饿,干脆晚自习以后再回去算了。

那你下午两个小时干吗?不可能一直看书吧。

我到女生宿舍去玩啊。

秦岭脊线沿途的喜鹊、斑鸠、八哥等鸟儿,总是伴我左右,护送我一路回家。

我在秦岭脊线沿途的广货街、旬阳坝、宁陕县城等落地休息,品尝到了各具特色的饮食风味,那灰条菜、鱼腥草、槐树花、六月嫩、青松尖、蒲公英等凉菜以及神仙豆腐、洋芋耙耙、乌鸡一锅炖等,让我口留余香。还有那些听都没有听过的蒸锅烧桐核桃须、天麻火火清蒸鸡蛋羹、丹参炖走地鸡,手工面配山菌汤、高海拔野生金银耳配燕麦片、彩虹酸奶水果捞、古法手工十年陈醪酿等等这些美食,我都吃了偏碗子,那味、那色、那形,我说出了大家都会口水直流。

秦岭脊线的故地重游,让我重新感受了秦岭山水画卷的壮丽,接触到了秦岭野生动物的神奇,品尝到了秦岭山货特产的香甜,我在感恩大自然的馈赠,特向大自然敬礼的同时,突然想到,如果没有这条秦岭脊线,这些美景、美味、美食我们能尽情享受吗?秦岭蕴藏的大自然秘籍我们能及时揭秘吗?正确答案是:肯定不能。所以,我开始良心发现,对秦岭脊线的本身表达了强烈关注。

这条嵌入大山的脊梁、缠绕于山腰的脊线,宛如一条乌黑的巨蟒,蜿蜒于群山之间,游走于翠绿之中。现在的这条秦岭脊线,早已没有了我当年穿越时的破破烂烂,公路旁绿色的护栏、黑色的路面、平整的路基、洁白的标线,干净的地沟,与秦岭山水彼此映衬。如今,这条穿越秦岭的脊线,就是一条赏景观天的林荫大道,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靓丽风景线。

近期,我参与了市公路局和市文联组织的采风活动,对秦岭脊线赋予的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又有了全新的认识:它北起古城西安,南达安康镇坪,全长 500 余公里,一路沿国道自北向南穿越秦岭、汉江和巴山等中国三大自然地质区域。风景道分为“秦岭段”“汉江段”和“巴山段”,是陕西山地自驾游线中,路况很好、风景出众的一条旅游大通道,这一路,可以领略关中西部风光,翻越秦岭主梁,伴行一江汉水,攀登巴山奇峰等美景,因为这条脊线辐射安康的瀛湖、南宫山、千家坪、千层河、燕翔洞、风凰梯田、后柳古镇、蜀河古镇等景区和重点旅游村镇,因此,便有了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之称。所以,这条脊线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托起南山子民走向山外的交通线了,而是托起大秦岭旅游日益走向火热的旅游线了。我从这一刻起,决定重新修正对这条脊线的传统认知:我对它只有情没有仇了,我要向它表示崇高的敬礼。

文到此处,本可以打住,但我突然想起市公路局提出的以公路为引领的“公路+旅游+文化”的融合发展思路以及在他们办公楼走廊上看到的“公路助经济腾飞,交通让文明延伸”的口号,便还想深挖一下。

我深切地感受到,秦岭脊线所展现出来功能裂变的背后,就是公路人默默无闻的奉献和坚守。在秦岭脊线上,就是这些公路人,他们穿着橙色的工作服,年复一年挥洒着汗水,在“秦巴一号风景道”全境设置通关打卡点和服务驿站,为车友和游客提供配套服务,让游客处处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。

最让人感动的是,平河梁南面的新路道班,那是全国的百佳文明道班,里面挂着满墙壁的鲜艳锦旗,有辛勤劳作的劳动模范、有山洪中抢救生命的英雄、有风雪交加中矫正车辆的勇士,他们曾克服着没有水电、没有通讯、没有空调、没有生命保障的恶劣环境,与雄伟的秦岭和秦岭脊线融为一体,成为秦岭脊线的守护神,被誉为“秦岭赤子,国道忠魂”。他们无愧于这个称号,他们不仅是公路上的土士,更是公路上的脊梁,他们才是生态旅游风景廊道上的真正风景。所以,我决定把我最崇高的敬礼,献给奋战在公路一线上的全体公路人。

我在想,不仅是我,所有享受过秦岭脊线恩惠的人,都应该说一声:公路人,你们辛苦了。

正好,我去男生宿舍。

好,那你晚上等我们一起走啊,太晚了,我害怕。

我啥时没等过你?谁让你是我小媳妇啊。

你又瞎说。

她和我斗嘴,斗不过我,或者懒得理我,往往就以这句结尾。果然,她说完看都不看我就走了,我知道她去女生宿舍了。我呢?其实并没有去男生宿舍,而是拿着英语课本从学校操场下头的公路走了几百米,在橡元沟口的桥下,躲着念英语。那儿偏僻,几乎没人过路,是我发现的一处秘密读书的好地方。我不想让阮茵知道,也不想让同学们知道,我要拿出优秀的英语成绩让大家都吃一惊。

下午七点没过多久,我们刚上自习。坐在最后排的刘向东就喊:方英安,有人找你。

我看看教室的前门,没人;又看看后门,还是没人。我以为刘向东跟我开玩笑的,就没理他,他又喊。方英安,真有人找,在后门。

我“咚咚咚”地从后门出去,一看,见黄桂英在后门瞄来瞄去,手里提着几个馍馍。她见我出来了,一脸的兴奋:你下午怎么没回去吃饭?

我没好气地说:不饿。

咋能不饿呢?姨让我给我送馍来了。

我不要。

姨说非要我吃。

有几个同学正趴在门缝里看,我不想和她纠缠,就接馍,转身回教室了。一坐到位子上,尹大娃就用胳膊碰了碰我,一脸坏笑地说:大媳妇给你送饭了?

你说啥?

他见我黑着脸,不敢重复了,嘀咕着:又不是我说的,人家都说你妈给你找了一个大媳妇呢。

我也听到过这话,又不好分辨,越辩越黑,便没搭他的话茬,只是说:本来想给你一个馍吃的,可你没良心的,不给你了。

给,他就伸手来抢。我其实还是会给他的,就故意让他抢去了一个,坐在我后面的王升毅也伸手抢去了一个。刘向东看见了,也从多远的第三组跑过来要馍。

不给,没有了。

没意思,你那不是还有两个吗?

嘿,我两个人呢,我用嘴弩了弩前面的阮茵。他不管:把你的那个给我。

我还没吃饭呢。

他不管,就要伸手来抢。

老师来了,他一惊,把手缩回去了。往教室前门一看,没有老师,手又伸过来了。

肖琪玮真来了,他每天晚自习都要进教室来看看的。有时不一定马上进来,在外面的窗子下站好久,同学们最怕他这招了,谁知道他今天站了多久呢?

刘向东,你干吗?听见班主任叫他,他手都没有来得及手回去,一溜烟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。肖老师走到我的座位旁,看了我一眼说:方英安,你是班长,要起模范带头作用。他也不等我答应,就踱着八字步,从后门出去了。

他前脚刚出去,刘向东又来拿了一个馍就走:你是班长,不能吃东西。这个无赖,我赶紧把最后一个馍放进书包,不藏好,没准一会儿就会被谁弄走了。

这个馍是给阮茵留的,我想她肯定饿了,但两堂晚自习,我都没来得及把馍给她。八点半的时候,晚自习结束了。我几下子就把书包收拾好了,从后面轻轻地扯了扯阮茵的长辫子,说:走吧。说完自己就背着书包出门,在母亲的小店上面的电视扩大站的屋檐下等她。上初中以后,由于同学们经常说笑话,我俩尽量避开人们,电视扩大站是她给我定的我等她或者她等我的一个地方。

不一会儿,阮茵就来了,我们俩沿着狮子口街道往河的大桥走。狮子口街道没有路灯,街道两边的店铺、单位早就下班关门了。这天虽然是 1985 年的 9 月 3 号,农历七月十九,月亮很亮。

走到桥上时候,想到还给她留着一个馍,我便递给她。她接了,一口一口地掰着吃,偶尔也塞一小块到我的嘴里。她掰得块太小了。我在心里笑:女孩子就是女孩子。正想嘲笑她,可见她一脸的沉思,就问:想什么呢?

月光这么好,还用想什么?

我抬头看已经不太圆的月亮,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我们从街道的阴影中,猛然走到了月光中,一下子全身都没乳白色的光晕笼罩着,浑身有说不出的舒服。前几天刚下过雨,空气中没有一丝灰尘。

不知不觉,我们已经走到了瓦场院子外河边的柳树林了。一进柳树林,感觉一下子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了,和在月光下感觉全然不同,和街道上的感觉也不同。月光从疏疏朗朗的柳树丛中洒下来,让林子里充满了斑斑点点的花纹。

坐一会儿吧,阮茵说。她说着就找到了两块光溜溜的石头,自己坐了一个,又拍了拍旁边一个。我刚坐下,她没头没脑地问:馍是你媳妇送的?人家不都是说你妈给你找的媳妇呢。

你也相信?我才不愿一辈子在狮子口这个小地方。

嗯,我知道,不管是不是,你不找媳妇。

那我妈非要给我找呢?我故意逗她。

那也不行,还有那个李红梅,也不准。

为什么啊?如果我妈非要给我订一个小媳妇呢?

小媳妇?

小媳妇!

她猛然知道自己上当了,轻轻地打了我一下。

方英安,怎么有出去才有出路啊。见我沒有说话,她摇了摇我:你怎了?

我在想你说的活呢?我还真没有想那么远,可今天任天明的一席话让我心疼,真的心疼。我若考不出去,真是丢先人了。

我其实也是瞎想的。噯,方英安,将来你我考一个学校好不好?还是做同学,还是在一起,好不好?

好啊。

阮茵长出了一口气,好像一下子放松了,站了起来就往回走。我们走出柳树林的时候还近处就是青蛙“呱呱呱”地叫,可是我们迈过秧田间的大路时,近处的青蛙叫声一下子没有了,沉寂了,当我们一上到院子时,秧田的青蛙又“呱呱”地叫成了一片。

你和记着你的人同在

王锡松



菊花 赵旭 作

一个平静的星期一,雨后初晴,建平给我电话,说宗山去世了。

宗山生于 1973 年,从小学到初中再到中专,我和他同学 12 年,从戴红领巾到结婚生子,我们一起长大,一起外出求学,又一起结伴回家,一起目睹岚皋城人与物的变迁,见证并参与彼此人生重要时刻。我们的记忆和情感,早就就凝结在一起,是悲伤可共情、喜悦可共享的兄弟。

宗山去世的消息,撞击着我的心。放下电话,种种记忆裹挟着复杂情绪一下子涌了过来。

他死于结肠癌。宗山患病的事情,他并没有让很多人知道,我是知道的,期间还和他通过两次长话,对于病情,他轻描淡写所谈不多,更多是感叹他在北京手术期间得到在京同学的帮助,更多的是劝诫我要及早注意身体,防范疾病上身。

匆匆赶到在殡仪馆,宗山已躺在告别室中央花坛里,他的照片停留在电子屏上,那神色笑容再亲切熟悉不过。

躺在花坛上的那个人,10 天前还在工作岗位上。1992 年他在统计部门参加工作,一千 30 年,常年和枯燥数字为伍。在那里,他做事严谨,精于分析,处事客观,两年前调任县委巡察组组长,并去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。

没有香火火纸,也没有跪拜,8 点 24 分去世,12 点完成告别,宗山的葬礼简洁肃穆,这正是他生前自己的安排。他从小数学好,一生和数字打交道,深深喜欢数学简洁之美,这葬礼是宗山的风格。

告别时刻,我一字一句聆听悼词,试图在每个词每句话后面追忆宗山,单位悼词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公允的评价,但无法拼凑还原我心目中的宗山。

我想起了小学课堂上老师提问总爱第一个举手回答的宗山。我想起了中学郊游路上用军用水壶带着他家酸甜酒和我分享的宗山。我想起了上中专时两人抵足而眠都长了疥疮,和我争吵到底谁传染了谁的宗山。我想起了我结婚那天,骑着摩托车烟尘滚滚赶来的宗山。我想起了相逢时刻,为少喝杯酒和我要赖的宗山。我想起了找我帮忙,一句闲话不说半句好话没有,直接下任务的宗山。我想起了争论某个和个人利益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,从不认输不惜翻脸也绝不让步的宗山。

哥们儿你现在不在了,可是,你把我的一部分也彻底带走了。

宗山的离开,对很多认识他的人都是一种创伤。宗山聪明不世故,最大的缺点是倔。这个倔巴佬一旦闹脾气,爹妈朋友都拉不住,直到他的另一半出现,他才被降伏。

宗山妻子小丽和我们同级不同班,当姑娘时,令很多小伙伴心仪,当时有几个倜傥少年追求她,她都厉害得让人吃了瘪。她和宗山谈朋友的时候,我是宗山经常借用的灯泡之一。我一直不解眼皮那么高的人怎么看上宗山的,后来我才发现,宗山最终打动小丽的,也许是因为他的倔,倔的背后是真实。

宗山讷于言而敏于行,在同学朋友中,他不是一呼百应的角色,但总是那个将愿景计划最终落地的人。大家平时有事,第一个想到的是他,外地回岚的同学,第一个念叨的是他。结婚前,他宿舍是返乡游子聚集的驿站。结婚后,他家是同学见面的会客厅。他永远不是欢聚时刻最光彩照人的人,他是岚皋人欢聚时谁也离不开的那道压轴菜——土豆丝,朴实无华,实实在在,但没它不足以完成一次欢聚。

葬礼上,宗山生前担任队长的乐途户外团队所有成员,先于他亲朋向他默哀告别。户外运动,是宗山最后十年业余生活中倾注最多心血的领域,这不寻常的环节,凸显了他人生留下的最大回响。

小县城的归属感和温暖是大城市难以给予的,但小县城的生活圈子和生活方式,特别容易让人在舒适中迷失方向。人真正的死亡,是心灵失去希望梦想,失去热爱能力的时候。有的人过了 30 岁精神上停止了成长,还有一些人,历经困惑和煎熬,努力挣脱环境的束缚,勇敢迈出探索的脚步。

宗山是岚皋户外徒步运动的先行者,敢先,他是一个独行的背包客,后来有了追随者。宗山团队的人大多同时拥有志愿者身份,在公益慈善舞台上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若干年来,他的队伍茁壮成长,岚皋的山川大地上,越来越多的人在行走中重塑自我,充盈人生。

宗山走了,他是个普通人,他给我们小县城带了一些不拘一格的清新空气。一个普通人,渺小如斯,但如果他的一生,照亮了哪怕方寸之地,那么,他就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使命。

宗山热爱自然,现在重归自然。又一个春天来临,宗山再也看不到绚丽的春色了,但在春天的旷野里,在那自由的山风中,你的队员还将循你的路,走下去。